

特稿

论华兹华斯《咏水仙》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吴笛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从生态伦理的批评视角,聚焦华兹华斯的名作《咏水仙》,可以发现华兹华斯是一位具有浓郁的生态伦理意识的作家。他在《咏水仙》中通过象征“土、气、水、火”四大要素的独特意象,体现了崇尚自然和表现自我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凸显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追寻人与自然完全契合的生态伦理思想。诗中的水仙意象,亦具有象征意义,所呈现的是要摆脱孤芳自赏从而达到一种“涨满幸福”的理想境界。在结构上,该诗从开始的孤独意识走向最后的共同体理念,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理想呈现,更是典型地体现了人的伦理选择和自然进化的历程。

关键词:华兹华斯;《咏水仙》;生态伦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561.0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6-0001-11

0 引言

在英国诗歌发展史上,讴歌自然的传统一直被各个时代的抒情诗人所继承。中世纪以《布谷鸟之歌》(“The Cuckoo Song”)为代表的“春歌”(Spring Song)所呈现的是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象;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在《十四行诗集》中第73首就足以证明他是自然诗篇的开拓者”(吴笛,2023:15);17世纪,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John Donne)和安德鲁·马维尔(Andrew Marvell),都热衷于描写自然。尤其是马维尔在《花园》(“The Garden”)和《阿普尔顿府邸》(“Upon Appleton House”)等诗中,将自己的思想融合在自然意象中,并在其中寻找自身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18世纪启蒙时代不仅有彭斯红玫瑰的明喻,还有布莱克以自然意象构筑自己象征性的神话体系。这些不同时代的抒情诗人,尽管处于各自不同的文化语境以及受到各种不同的文学思潮的熏陶,但是在崇尚自然方面,却是一脉相承。18世纪之后,抒写自然的传统被许多诗人所继承,但最为典型的,是浪漫主义诗人的自然

收稿日期:2025-09-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文学基本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24&ZD24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吴笛,男,杭州师范大学钱塘学者讲席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美诗歌研究、俄罗斯文学研究及文学翻译研究。

引用格式:吴笛.论华兹华斯《咏水仙》中的生态伦理思想[J].外国语文,2025(6):1-11.

抒写以及对非人类意象的关注。华兹华斯、拜伦、雪莱等,都是其中的典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浪漫主义诗人抒写自然的诗篇,已经不是单独地抒写自然景色,而是关注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如果说,17 世纪的玄学派诗歌中已经有了生态伦理意识的萌芽,那么,到了浪漫主义时期,生态伦理意识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生态伦理”是一个我们应当面对的跨学科命题,也是在当今社会必须审视的话题,目前它已经受到生态学界、伦理学界、文学界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学者的密切关注。生态伦理批评则是以生态批评和伦理批评的双重维度,探究文学作品中的相关生态问题与自然观念,其根本目的在于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想关系提供有益的道德经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名诗《咏水仙》(“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在崇尚自然和表现自我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的同时,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并在一定意义上传达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追寻人与自然完全契合的生态伦理思想。

1 从孤独意识到共同体意识

英国诗人所热衷的自然抒写,渗透着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考,他们的作品中渗透着深邃的生态伦理思想。“生态伦理是一个富有体系的伦理形态,它深刻地体现出人类关心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的内在品质。”(周国文,2017:1)在文学中,尤其在 19 世纪的诗歌中,一些浪漫主义诗人无疑具有超前的生态伦理意识,给文学文本增添了除了审美功能之外的认知价值和启示价值。因此,“研究生态伦理问题,依旧是给了人类的生存提供道德经验,为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提供道德警示。……生态伦理问题的产生是人类在社会化活动过程中伦理选择的结果”(聂珍钊,2020:181-182)。

华兹华斯便是一位善于抒写自然且具有鲜明生态意识、给人类的生存提供道德经验的作家。他的《咏水仙》一诗无疑是描写自然的抒情诗的经典。作为文学经典文本,该诗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与 19 世纪的浪漫主义时代展开对话,而且能够与 21 世纪的今天发生关联。从华兹华斯《咏水仙》的第一行到最后一行的阅读,可以说是从 19 世纪初开始到 21 世纪的今天的跨越时空的对话和思考,更是从浪漫主义的崇尚自我向今天我们所崇尚的共同体意识的跨越。

首先,从艺术结构来看,该诗典型地呈现了从孤独意识到共同体意识的嬗变。在诗的第一诗节,华兹华斯写道: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That floats on high o’er vales and hills,
When all at once I saw a crowd,

A host , of golden daffodils ;
Beside the lake , beneath the trees ,
Fluttering and dancing in the breeze. (Wordsworth , 2004 : 204)

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
在山丘和谷地上飘荡，
忽然间我看见一群
金色的水仙花迎春开放，
在树荫下，在湖水边，
迎着微风起舞翩翩。 (华兹华斯 , 1994 : 304)

在《咏水仙》的开篇，就呈现出孤独之感，而这种孤独则是以自然意象来呈现的。诗人将自己比作一朵孤云，在山丘和谷地上孤独地漫游。其实，熟悉这首诗创作背景的学者都知道，触发华兹华斯诗情的时候，他并非独自一人，而是有妹妹多萝西陪伴他在湖区漫步。所以，他在此并非仅仅说自己独自一人漫步，而是指一种特定的缺乏归属感或联结感的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孤独的情绪。他漫步于自然之中，却感到与其他生物——无论是人类还是自然——都存在着一定的隔阂。可见，华兹华斯在诗中呈现的是一种与生俱有的孤独感，所体现的是刚刚完成“自然选择”之后的孤独以及浓郁的个体意识。当水仙花在湖畔盛开并在风中摇曳的情景突然映入眼帘之后，他的联想被此景所触发，于是他与水仙花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经过不断徘徊和思考，以及 20 多行的渲染，到了该诗的最后两行，诗人重新感受到流淌于人类与自然世界中的同一生命力，此时，诗人已经消除孤独疏离之感，取而代之的是共同体意识。该诗的最后一个诗节如下：

For oft , when on my couch I lie
In vacant or in pensive mood ,
They flash upon that inward eye
Which is the bliss of solitude ;
And then my heart with pleasure fills ,
And dances with the daffodils. (Wordsworth , 2004 : 205)

每当我躺在床上不眠，
或心神空茫，或默默沉思，
它们常在心灵中闪现，
那是孤独之中的福祉；
于是我的心便涨满幸福，

和水仙一同翩翩起舞。(华兹华斯,1994:305)

在最后这一诗节中,作为结尾的两行与第一诗节的开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直到这个时刻,诗人已经摆脱了开篇的孤独,人的心灵终于与代表自然的水仙融为一体,一同翩翩起舞,从而典型地体现了人类从孤独的境况到建构共同体的伦理选择和自然进化的历程。这一过程,典型地体现了人类社会每一个个体生命都需要通过自我与社会的结合以及人与自然的融合来选择和完成的生态伦理选择以及道德的至善至美。因为“生物之间的相互依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宇宙的事实”(Daniel,2016:93)。

论及华兹华斯的创作时,西方有学者认为:“自我更新的原则贯穿于他整个创作之中。”(Gill, 2003:47)这一原则在《咏水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华兹华斯《咏水仙》仿佛就是对人的一生所作出“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的典型象征。该诗的开头两行呈现出孤独感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迎春开放的“金色的水仙花”,极大地冲淡了他的孤独之感。正是在这些以水仙花为代表自然景致的感召之下,到了诗的最后,诗人摆脱了与生俱有的孤独感,正是在自然的感召下,对人生有了“顿悟”,感受到了自然与人生之间的“共同体意识”(sense of community)。而且,该诗充分体现,这种“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不仅应存在于人类各个民族和国家,更应该体现在人类和自然之中。我们应该在人与自然的共同作用下,建构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并最终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赵燕,2023:5)。正如生态伦理学家所言:“我们的进化关系和生态上的相互依赖是人类和任何生物存在的基石,使地球团结成为宇宙共同利益的自然和合适的推论。”(Scheid, 2016:93)而“团结首要的是一种美德,它将我们对与我们相互依存的他者的痛苦所抱有同情心转化为道德行动”(Scheid, 2016:94)。

就该诗的重要意象“水仙”而言,也具有象征意义,华兹华斯选择这一意象,显得别具一格。在希腊神话中,水仙这一自然意象与爱上自己清泉倒影的美男子纳喀索斯密切相关。纳喀索斯死后就是变成水仙的。所以水仙本身就是孤独以及孤芳自赏的象征。但是,华兹华斯在诗的开篇就称水仙花为“host”和“crowd”,以典型的拟人的手法,对水仙进行拟人化处理,用这些表达人类形象的词语来称呼水仙,为其后的“a jocund company”(快活的伴侣)发挥了铺陈作用。他在诗中所要呈现的,就是要让水仙融入群体之中,让作为自然意象的水仙能够与人类的心灵融汇一体,达到共同“翩翩起舞”以及“涨满幸福”的理想境界。

2 四大元素中的人与自然

华兹华斯是一位具有浓郁的生态伦理意识的作家。这一点,早已被学界所关注。譬如,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在其生态批评著作《浪漫主义生态学》(Romantic Ecology)

中,以华兹华斯为主题,论证华兹华斯作为生态思想家的重要性,认为“对华兹华斯的绿色解读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Bate,1995:65)。《咏水仙》被认为是华兹华斯描写自然的诗篇中最美的诗篇。华兹华斯对大自然有着一种神秘的崇拜。在这首名诗《咏水仙》中,华兹华斯通过自然诗篇的抒写,来体现古希腊自然哲学中的“四大要素”的基本概念,竭力追寻人与自然完全契合的理想境界。“古希腊自然观中的元素理论,是古希腊自然哲学家恩培多克勒在继承发展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着广泛的影响。”(吴笛,2004:68)他阐述了四大元素的存在,“把四种元素(水、土、气、火)视为世界的本原或始基”(吴笛,2004a:68)。华兹华斯在这首著名诗篇中,他以四大要素为基点,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契合。

在《咏水仙》的开篇,抒情主人公满怀孤独之感,犹如一朵孤云在天际漫游,随着诗篇的展开和自然意象的美妙呈现,华兹华斯逐渐在自然界领悟到了和谐与欢乐的音符。

在该诗的第一诗节中,抒情主人公漫步在“山丘和谷地”的时候,在湖水边的树荫下出乎意料地发现了“迎着微风起舞翩翩”水仙花丛。这一诗节的中心自然意象是四大要素中的“土”,我们从“wandered”(漫步)以及“Beside the lake”(在湖畔)“beneath the trees”(在树下)等词语中都可以感受到作为大地的“土”的存在。

在第二诗节中,盛开的水仙花使诗人联想到夜空中闪烁明灭的繁星:

Continuous as the stars that shine
And twinkle on the milky way,
They stretched in never-ending line
Along the margin of a bay:
Ten thousand saw I at a glance,
Tossing their heads in sprightly dance. (Wordsworth,2004:205)

连绵不绝,如繁星灿烂,

在银河里闪闪发光,

它们沿着湖湾的边缘

延伸成无穷无尽的一行:

我一眼看见了一万朵,

在欢舞之中起伏颠簸。(华兹华斯,1994:304-305)

此处从第一诗节的大地一下子升腾到天空。华兹华斯以崇高的想象力、以明喻的手法将地球上的水仙与银河系的璀璨星辰相提并论。诗中所使用的“stars”(繁星)和“twinkle”(闪闪发光)“the milky way”(银河)等词语都是由大自然引发的无限想象,不仅使人联想到

大自然的永恒之美，也使人联想到天空与大地的关联，联想到“气”这一自然元素的永恒魅力。尤其是“the milky way”一词，以及引导明喻的连接词“as”的使用，更是令人产生出一种从尘世向上苍的升华之感，而“twinkle”一词的出现则为其后的“the waves”（粼粼波光）起到了一种恰当的联结作用。

在第三诗节中，诗人通过舞蹈一词的衔接，主要呈现的词语则是“水波”：

The waves beside them danced； but they

Out-did the sparkling waves in glee.

A poet could not but be gay，

In such a jocund company.

I gazed — and gazed — but little thought

What wealth the show to me had brought.

粼粼波光也在跳着舞，

水仙的欢欣却胜过水波；

与这样快活的伴侣为伍，

诗人怎能不满心欢乐！

我久久凝望，却想象不到

这奇景赋予我多少财宝——(华兹华斯,1994:305)

这一诗节，主要使人所联想的是“水”这一自然元素。至此，水、土、气、火四大自然元素已经出现三个了。其中有体现“水”的“湖水”，有体现“土”的“山丘和谷地”，有体现“气”的“微风”，以及将要在第四诗节中暗示“火”的动词“flash”（闪现）。在最后两个诗节中，正是在四大元素齐全的情境下，诗人却另有发现，觉得翩翩舞蹈的水仙花胜过湖面上迎风起舞的水波。正是在超出四大元素之外的新发现的这一瞬间，诗人的孤独感顿时消失：他汇入了这些“快活的伴侣”，并在水、土、气、火等自然元素中感受到了欢乐、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此时此刻，诗人心中萌生而出的是无比的欢欣与祥和之情，他觉得这顿悟的瞬间，会赋予他无数财宝，常在他心灵中闪现，永远充实着他的生活(吴笛,2004b:21)。

可见，自然意象的使用充分体现了华兹华斯的自然观。“华兹华斯的许多作品都受到自然的启发，但他以一种充满抒情意象的风格，融入了对自由人道主义的深刻兴趣，以及对普通人的生活、习俗和语言的深切关怀，尤其是对乡村居民的关注。”(Enright,2016:6)正因如此，在全诗的整体结构安排方面，一个典型的特点是他在每一个诗节中都会使用一个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普通的“舞蹈着的物象”(dancing image)，先是湖边花朵的摇曳，接着是银

河的闪烁,随后是波浪的欢舞,最后是心灵的荡漾。“‘舞蹈’一词是这首诗中的关键词,因为它或其变体形式在每一诗节中都会出现。”(Constantakis, 2010:74)四个舞蹈着的物象分别对应土、气、水、火四大要素。开始,诗人看到的是地面的一大丛迎风摇曳、舞姿潇洒的水仙;接着,水仙花意象的出现使人联想到夜空中的“繁星灿烂”;最后,抒情主人公也汇入了这些“快乐的伙伴”,烦恼与孤独顿时消失,冷漠和孤独的情绪在湖泊边神奇的花朵感召下奇迹般地转变为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信念。各种物象仿佛统一在“舞蹈”之中,使得全诗产生出清新欢快的格调。

当然,华兹华斯的生态伦理意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咏水仙》创作于1804年,首次面世于1807年,修订于1815年。其实,我们如今所见到的《咏水仙》是1815年的修订版。将现在的修订版与他1807的初版进行一些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华兹华斯生态伦理思想的演变过程。首先,该诗最初面世的时候,整首诗只有三个诗节,尤其是没有现在我们所见的第二诗节。华兹华斯于1815年对这首诗进行修订时,增加了第二诗节,也就是说,在最初的版本中,四大要素的现象是缺类的,缺少“气”这一要素。数年之后修订时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华兹华斯自然哲学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其次,在1807年面世的版本中,第一节也有少量词语的变化。最初版本的第一诗节如下: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That floats on high o' er Vales and Hills,
When all at once I saw a crowd
A host of dancing Daffodils;
Along the Lake, beneath the trees,
Ten thousand dancing in the breeze. (Wordsworth, 1807:49-50)

在这个最初的版本中,与后来不同的有两处:分别是第四行的“dancing”后来被改为“golden”,以及第六行的“Ten thousand”后来被改为“Fluttering and”。我们稍加观察就可以看出,华兹华斯修订的焦点是针对“dancing”一词,如果在第一诗节中没有将“dancing”改为“golden”,诗中也就多出了一个“dancing”,这样也就无法与四大要素形成对应关系。而将“Ten thousand dancing”改为“Fluttering and dancing”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读者对“dancing”的数量上的误解,使得语义更为明晰,也使得四个“dancing”物象更为具体。而且,从诗歌格律来说,原诗第六行“Ten thousand dancing in the breeze”是典型的抑扬格四音步,与全诗其余部分完全一致,但是,改为“Fluttering and dancing in the breeze”之后,这一诗行也就不再是抑扬格四音步了。诗行中的第一个音步是由一个重读音节后跟两个轻读音节所构成的,也就是说,在典型的抑扬格四音步的抒情诗中,出现了一个略显突兀的“杨抑

抑”音步。然而,华兹华斯义无反顾地进行了这样的修改,在取舍中允许这种“瑕疵”有效存在,说明他更为看重“dancing”在艺术结构中的分量和本身所蕴含的意义。

而 1815 年版的诗集中该诗新增加的第二诗节,亦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这个第二诗节的增添,那么在《咏水仙》这首诗中,上述自然哲学中的四大要素就会造成“气”的缺类,显得不够完善。而且,就水仙的描绘而言,整首诗就会全是局限在地面的描述,亦难以升华到银河的高度。

3 外在景观与作为“内在眼睛”的记忆

在华兹华斯的《咏水仙》中,英国西北部的湖区的描绘是无比美丽的,也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但是,自然再美,也要靠心灵的感悟,更要靠作为“内在眼睛”的记忆。华兹华斯诗中的“内在眼睛”(“inward eye”),则要靠使得美景得以复兴和永恒的艺术。就诗歌创作的时间以及创作背景来看,华兹华斯并非独自一人漫步时看到湖边水仙花的,更不是在观赏水仙花后就立即写下了这首诗。他是 1802 年与妹妹多萝西散步时看到水仙花的,多萝西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在 1802 年 5 月 15 日的日记中,多萝西写道:“一个天阴欲雨、多雾的早晨……当我们在哥宝罗公园那一边的树林里时我们看到靠近水边有不少的水仙。我们揣度是湖水把种子飘到岸上,那块小小的殖民地就这样涌现出来。但随着我们走下去那里的水仙愈来愈多;最后在粗大的枝柯下我们看到它们沿着岸边形成一条长带,大约有乡村的公路那么宽。我从没有见到水仙有这么美。……它们看起来是这么欢畅,老是频送秋波,老是变化多姿。”(多萝西,2017:142)尽管这是发生在 1802 年的情景,但直到相隔两年之后的 1804 年,华兹华斯才构思写诗,1807 年该诗首次面世,收在华兹华斯的个人诗集中。因此,这首诗并非他目睹水仙花的经历,而是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在诗人多年后的想象中的一种重现。华兹华斯也特别重视“记忆”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他曾经写道:“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华兹华斯,1984:22)在《序曲》中,他相信:对于个人而言,生命即等同于记忆,他更强调:“激情源于自然,而各种平静的情绪/同样是大自然的馈赠。”(Wordsworth,1995:1071)在他看来,无论是“外在眼睛”触发的激情,还是“内在眼睛”在回忆中引发的心灵中宁静的情绪,都是大自然的荣耀,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因此,“与记忆认同最终即是与自我认同”(丁宏为,1997:xv)。这一点充分表明,他诗中的“内在眼睛”在一定程度上比他用来观察水仙花的外在之眼显得更为敏锐,也更为强大有力。

华兹华斯强调,他在写诗的时候,“是在选择日常生活里的事件和情节,自始至终竭力采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来加以叙述或描写,同时在这些事件和情境上加上一种想象力的

色彩,使日常的东西在不平凡的状态下呈现在心灵面前;最重要的是从这些事件和情境中真实地而非虚浮地探索我们的天性的根本规律——主要是关于我们心情振奋的时候如何把各个观念联系起来的方式,这样就使这些事件和情境显得富有趣味。”(华兹华斯,1984:5)《咏水仙》正是通过想象力将日常的水仙花以不平凡的状态呈现在心灵深处,并且给人们带来深邃的哲理启示。

在华兹华斯的《咏水仙》中,通过人类的活动和人类心灵的记忆,作为自然意象的水仙花似乎也有了人类的情感,并在特定的情境下受到感染,以包括“舞蹈”在内的活动方式,参与人类的活动,正是以这样的活动,使得它们变得更加有声有色。当水仙被描述为欢快伴侣的时候,这种自然意象被深深地人格化了。

因此,《咏水仙》的第四诗节所聚焦的就是记忆,而且将记忆与观察融为一体。该诗的前三个诗节中,分别所呈现的是“土”“气”“水”的意象。那么,按照一般的逻辑推理,第四诗节所要呈现的无疑就是“火”这一要素了。于是,我们带着这一理念,到第四诗节去寻找“火”的意象:“For oft, when on my couch I lie / In vacant or in pensive mood,/ They flash upon that inward eye / Which is the bliss of solitude...”(Wordsworth, 2004:205)然而,我们在此并没有找到“火”的意象,只是找到了与“火”(“fire”)发音相近的“我”(“I”)的意象。联想到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具有崇尚自我、崇尚情感的特质,我们不难设想,诗人是想将作为人类的“我”代替“火”融汇到四大自然元素中,共同构建一个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新自然”。所以,当我们在诗中寻找“fire”这一元素时却找到了“I”的时候,当人的心灵与水仙一起“翩翩起舞”的时候,人类的“自我”和“心灵”则高度自然化了。这种“拟人化”以及“自然化”的手法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效果,即通过快乐的精神在人类和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微妙的联系。这种手法,更是体现了崇尚自然和表现自我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凸显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追寻人与自然完全契合的生态伦理思想。

可见,《咏水仙》的最后一个诗节已经不再将水仙花作为直接感官体验的对象,而是聚焦于对这种体验的记忆。诗人力图以诗的技巧将“外在眼睛”的真实体验化为“内在眼睛”的深邃记忆。

评论家本佐尼(Francisco J. Benzoni)在其著作《生态伦理与人的心灵》(*Ecological Ethics and the Human Soul*)一书中,提出了“作为实体的心灵”(The Soul as an Entity)(Benzoni, 2007:81)这一概念,从而发出“创造善和道德价值”(Created Goodness and Moral Worth)(Benzoni, 2007:11)的呼吁。我们认为,记忆是非实体的概念,而华兹华斯诗中的“内在眼睛”则是实体。正是由于“内在眼睛”,文学的“伦理教诲”等功能才能够得以体现,从而能够将“上帝”的自然变成“心灵的自然”,将“自然的概念”变成重要的“伦理的概

念”。

4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一概念,渗透着生态伦理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自然是包括人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大自然孕育抚养了人类,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不尊重自然,违背自然规律,只会遭到自然报复。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习近平,2021:2)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著名诗篇《咏水仙》便是呈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型诗篇,该诗从开篇第一行的“孤独”(“lonely”)一词,到全诗最后一行的“翩翩起舞”(“dances with”),所呈现的是以抒情主人公为代表的人类的孤独意识,经过与自然交流以及被自然景致的感染,终于在诗篇的最后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开篇远离尘世的孤独的漫游者,成为与大自然翩然起舞的欢乐的伴侣,形成了有别于开篇孤独之感的“共同体意识”。而且,该诗通过西方自然哲学中的“四大元素”的理念,突出体现了人与自然相融相谐的生态伦理思想。这一思想,与“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王弼,2011:66)的四大皆贵、万物平等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生态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深邃内涵。

参考文献:

- Bate, Jonathan. 1991. *Romantic Ecology: 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 [M]. London: Routledge.
- Benzoni, Francisco J. 2007. *Ecological Ethics and the Human Soul: Aquinas, Whitehead, and the Metaphysics of Value* [M].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 Constantakis, Sara ed. 2010. *Poetry for Students* [M]. Volume 33, Farmington Hills, MI: Gale, Cengage Learning.
- Enright, Dominique ed. 2016. *Wordsworth “Daffodils” and Other Poems* [M]. London: Michael O’ Mara Books Ltd.
- Gill, Stephen ed. 2003.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Wordswort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ss, Scott. 2012. *William Wordsworth and the Ecology of Authorship: The Roots of Environmentalism in Nineteenth-Century Culture* [M].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 Scheid, Daniel P. 2016. *The Cosmic Common Good: Religious Grounds for Ecological Ethics*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rdsworth, William. 1995. *The Prelude* [M]. Edited by Jonathan Wordsworth.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 Wordsworth, William. 2004. *Selected Poems* [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 Wordsworth, William. 1807. *Poems, in Two Volumes* [M]. London: Longman Hurst, Rees, Orme & Brown, Paternoster Row.
- 丁宏为. 1997. 序曲·译者序[G]//华兹华斯.《序曲》. 丁宏为,译.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v-xix.

- 多萝西·华兹华斯. 2017. 格拉斯米尔日记 [M]. 倪庆饩,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
- 华兹华斯. 1994. 咏水仙 [G]//飞白. 世界诗库·第2卷. 广州:花城出版社,304-305.
- 华兹华斯. 1984. 抒情歌谣集·序言 [G]//刘若端. 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3-27.
- 聂珍钊,王松林. 2020.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弼. 2011. 老子道德经注 [M]. 北京:中华书局.
- 吴笛. 2023. 论休斯诗中的生态伦理思想 [J]. 外国文学(3):14-23.
- 吴笛. 2004a. 西方自然哲学中的“元素理论”及其诗学意义 [J]. 外国文学评论(4):68-73.
- 吴笛. 2004b. 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中西诗歌自然意象研究 [D]. 杭州:浙江大学博士论文.
- 习近平. 2021. 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04-23(2).
- 赵燕. 2023. 英美诗歌研究的多维视野——吴笛教授访谈录 [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1-11.
- 周国文. 2017. 西方生态伦理学 [M]. 北京:中国林业大学出版社.

An Ethical-Ecological Approach to Wordsworth's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WU Di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William Wordsworth's masterpiece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thics, arguing that Wordsworth possesses a strong ecological and ethical consciousness. In this poem, he employs unique imagery representing the four elements: earth, air, water, and fire. This imagery reflects a Romantic creative tendency that reveres nature and expresses the self, highlighting an ecological and ethical ideology that transcends anthropocentrism and seeks complete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The daffodil imagery in the poem carries significant symbolic meaning, presenting an ideal state of "abundant happiness" that can be achieved by moving beyond self-admiration. Structurally, the poem evolves from an initial sense of loneliness to a final vision of a communal ideal, embodying the concept of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It also illustrates the ethical choices of humankind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nature.

Key words: Wordsworth;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 ecological ethics;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责任编辑:李小青